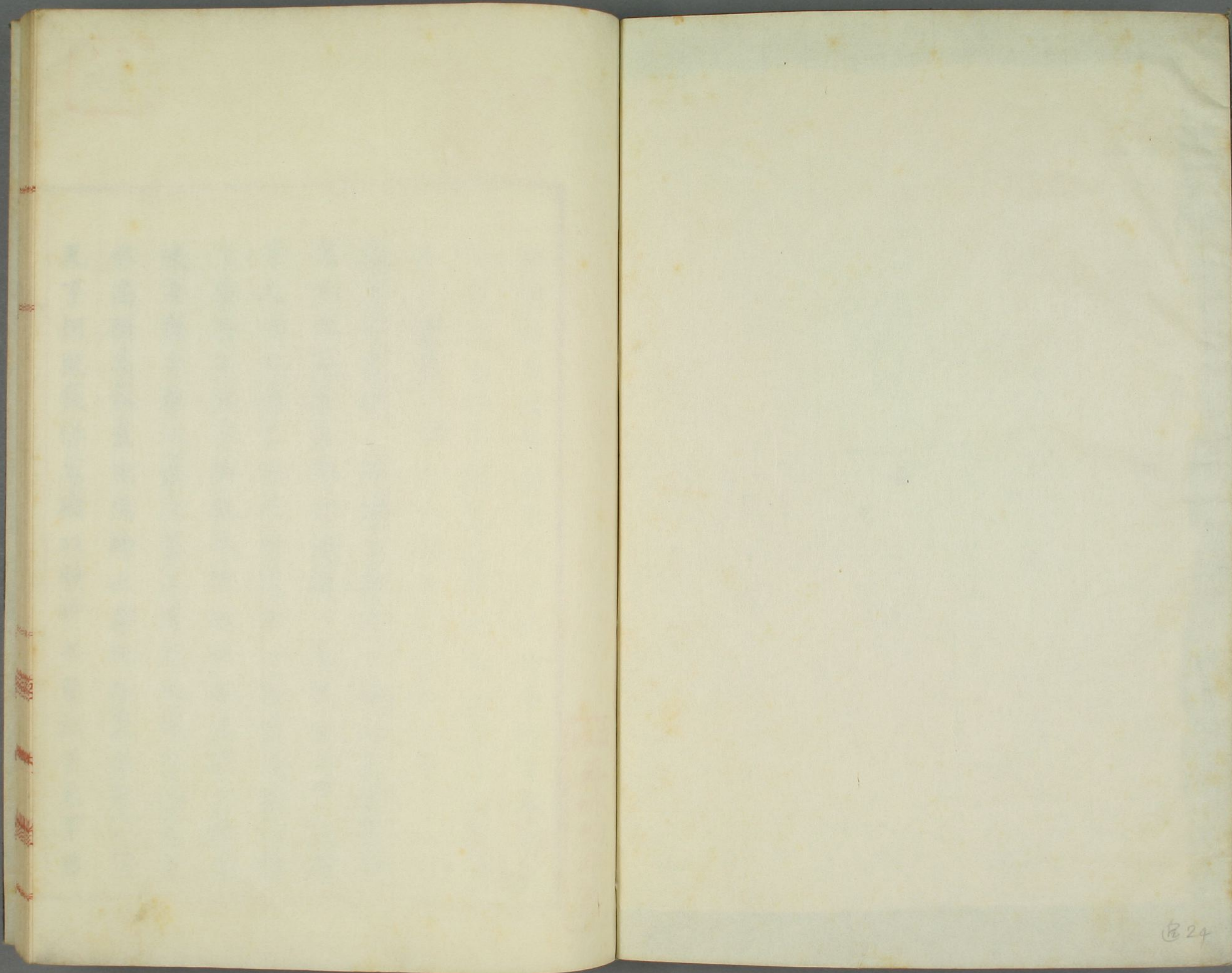


遺詔

經濟類編抄

74
6297





74
6297



漢文
帝遺詔
二則

漢文帝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
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
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
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
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
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
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

水五味均平藏



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海
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
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
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
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
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
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
哭臨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

(八六)

釋服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霍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
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
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
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
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
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
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釁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遺令七則

晉侯先歸魯襄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八六)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荀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負民

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
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
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楚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
以芟其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
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
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
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
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
人有魚炙之薦藎豆脯醢則上下其之不羞珍

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
用謂不以用謂不以晏子病將死斷楹而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
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
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
窮乎窮也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
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
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
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
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

則辱安從至于官急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晉成帝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壹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

所居之職若順夫群心則戰戎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

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
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
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
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
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
命

遺表

漢來欽上遺表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
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
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

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
下哀憐數賜教督 黃瓊疾篤上書 臣聞天
者務剛其氣君者務疆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
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
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
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
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
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
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

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

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殞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外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

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
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剗
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吳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
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
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
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
之難也人君秉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執操八柄
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

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
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
陟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
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
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爲之
流涕

宋范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
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
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
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

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
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
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
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
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
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
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夫七葬三十則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
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
世猶詔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
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
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子
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
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
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
世猶詔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
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
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子
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
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

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
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魯昭公使杜洩葬叔孫賢牛賂叔仲昭子與南
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
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
且冢鄉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
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
思舊動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
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蓋孫為司空以書勲

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
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
之乃使以葬
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
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
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
問於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
生弗能事死又忍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
也溝而合諸墓

墨子節葬篇 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出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泥而後哭滿罔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

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罔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椽璧玉卽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

必捶塚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
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母用若此矣是故子墨
子曰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
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
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
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
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
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
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
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

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
稽之舜堯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
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
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
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
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
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翰沭之國者其長
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
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
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

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自
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
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秉之國者其親戚
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上登遐然後成爲孝
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
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
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太厚如
此則太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
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

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
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
無洩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
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
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
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
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
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察者
此也

呂覽節喪篇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

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
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
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
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
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
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
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
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
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
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

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
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
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
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
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之犬者也慈親孝子
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
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
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
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
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

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
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盤肝以來之
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
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
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
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盞
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
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
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

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
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
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僂嬰以
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
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
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
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篇 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
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
觀世示當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

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
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
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
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
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扣之必大富世
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
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
不亡之國者是無不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
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
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

大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
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
釜鬻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
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
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過奪又
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日
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
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
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
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

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
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
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
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
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
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相齊未亡而莊公冢相
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
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
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

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
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為用
矣吾不非鬪不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
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
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
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璆璫收孔
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
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漢劉向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

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
統明天命所授者傳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
於股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
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
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盍傷微子之事
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調末孫之桀紂自古
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
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

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
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比臨厠意悽愴
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
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
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
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
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
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

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
橐泉宮祈年館下柩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
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
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聖意而薄葬之此誠
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
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
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
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
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及其子死

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
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
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
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
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
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
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
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反
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

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在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

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

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
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
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
臣甚僭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
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
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
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
之德宗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
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
之觀達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

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擣里張釋之之
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
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
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成帝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
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
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
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徒吏民

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光武帝作壽陵詔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
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
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
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
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聞之
上疏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
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
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

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
營建陵地且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
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
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
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
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
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
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
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
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

至性追祖禰之深恩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
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
哀覽帝從而止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
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
葬必僦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
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
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
也夫厚葬誠無益于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
殫幣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

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
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
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
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
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
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
處豈有知哉厚葬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
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
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僦葬以矯之也昔堯

之葬者空木為槨葛藟為緘其穿地也下不亂
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
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賤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
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保葬也

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肅建等使薄斂素棺藉
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敗之乃遺
書勅子胤 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
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
重槨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皇其猶若

斯况于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
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違於
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
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耶況我
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
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
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
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歸即葬平地
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
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肅建送喪

到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
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張奐卒年七十八遺命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
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
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
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咎諸子
從之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
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羊祜謂傳

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
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
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
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
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
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群臣奏請易服復膳
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沈痛
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
遂以疏素終三年
王祥遺令訓子孫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

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
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
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
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歛西芒上土自
堅貞勿用甕石勿起墳壠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
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
榻而已糲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
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
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
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

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
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
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
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石苞豫爲終制人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違禮華元
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
歛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哈爲愚俗所爲又
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
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
況于合禮典者耶諸子遵之

杜預先爲遺令 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
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
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
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
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
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
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
正而邢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
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
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

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
小人無利可動歷千歲無毀險之致也吾去春入
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
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
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
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
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
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
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皇甫謐篤終論 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地之定

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忘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藏尸棺

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于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豈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持金環或

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
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痛爲

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中故衣以蘧蔕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蔕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乎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休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柩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

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
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
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
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
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
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琅邪王煥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
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
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
疏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

其合禮棺槨輿服旒嬰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
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
至宜節省者也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
柩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柩財大于壺
明矣槨周于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
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于送終而有
損于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
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
及墓卽窆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于
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于丘墓蓋

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宮始則營草宮于山陵遷神柩于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今琅邪之于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范冉臨命遺令勅其子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必便穿穿必便埋其明堂之奠于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

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畱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

北魏劉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為墳其下周廻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子道傍游子遠諫不納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

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
爲之也于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
則必大爲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
曰以殉葬非禮也沉又同棺乎弗果殺
高澄入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
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
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
逃

唐太宗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

(八)

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
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
故不爲耳昔張釋之言使某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
之言爲無窮計也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
葬其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
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金
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
恐非所宜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卽
位卽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爲數

千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太宗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宮房玄齡等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武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宮以石為門鐵錮其縫今啓其門必須鑄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韓愈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

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
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
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
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
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
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
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
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
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
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

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
之葬王季以水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
師太子少葬有關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
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
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
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
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
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
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
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

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
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
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
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
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
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
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
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
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
服也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
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
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
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宮
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
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
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李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
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
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

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宋程頤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
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
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
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
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
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
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
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
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

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
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
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
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
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
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
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
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
殤穴葬之

不為貴裝於章不為林樂於其五張則射限又楚
林甜空誰嚇以成枝葉門其其大如也其夫蘇查
賦必四五火雖以必更翠之甜水既以甜華陳以
不為貴裝於章不為林樂於其五張則射限又楚

宮
內
省

宮
內
省

